

秦文君

大奖小说
爱藏系列

天棠街3号

TIANTANGJIE
SANHAO

秦文君

著

QIN
WENJUN

秦文君
大奖小说
爱藏系列



天棠街3号

TIANTANGJIE
SANHAO

秦文君
著

QIN
WENJ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街3号/秦文君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6

(秦文君大奖小说爱藏系列)

ISBN 978-7-5597-0672-0

I. ①天… II. ①秦…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0259号

秦文君大奖小说爱藏系列

天堂街3号

TIANTANGJIE SANHAO

秦文君/著

责任编辑 陈曦 袁佳

特约编辑 叶瑛

装帧设计 刘伟

封面设计 7拾3号工作室

插画 朱铭

责任校对 施威

责任印制 姬江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75 插页 6

字数 164000

印数 1—30000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97-0672-0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承印厂联系电话:0571-85155604



一	神秘的门铃	1
二	绵羊算命	6
三	公审	14
四	仿冒戒指	23
五	爸爸回来了	34
六	不准食言	43
七	生物课	51
八	大哥的消遣	59
九	与众不同的女孩	68
十	两位客人	72
十一	新同学	82
十二	难以捉摸	91
十三	单元测验	96
十四	怪信	108
十五	初探天堂街3号	121
十六	外卖风波	133
十七	意外收获	143
十八	两个 wish	162

十九	恨你一万年	172
二十	兄弟绝交	197
二十一	爸爸的位置	211
二十二	左右为难	232
二十三	鸿门宴	245
二十四	重新建交	258
二十五	叛徒郎郎	266
二十六	绵羊发病	275
二十七	天棠街3号的秘密	287
二十八	很高很高的天,很绿很绿的树	299

神秘的门铃

一大清早，郎郎家的门铃就神秘地响了三次。

第一声门铃响，显得格外尖厉，像针尖探进软布后钻出来似的。清晨的一片寂静被戳破，郎郎惊醒过来，连打几个哆嗦。

“谁？”他怔怔地发出呖语，“楼下有人！”

外婆已起床，麻利地戴上她的玉镯。她长着大个子，脸盘清秀，皮肤像吹干起皱的苹果皮，有点失水。眼下她站在梳妆台一端打点头发。她用梳子的齿尖在鼻梁正中对齐，顺着前额向后划去，挑出的头路像一条直线，头发分成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外婆这样用梳子，班里的女生也用这法子吧？全世界的女子都得先梳头再出门见别人，只让自己的家人看见她们披头散发的难看样子。





紧接着，第二遍门铃声催命似的响起来。郎郎从被窝里探出脚，赤足跳下地，却被外婆拦住。

外婆抢白说：“记牢，天不会塌下来。猴急什么？”

郎郎很愤怒，但没敢吭声。世上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软蛋，但他自己知道他有点儿。他总是担着惊，害怕什么，又巴不得出现什么。万一有什么奇迹过来找他呢？奇迹一跑，就追不到手。不管是好的奇迹还是不太好的，都该见一见啊！只要不是坏的。外婆那么老了，奇迹不会来找她了。

下楼时，外婆走楼梯没发出什么大响动，大概是提着脚走路，提防着惊动家里的婆婆妈妈。

这幢三层的小楼被当地市民称为新式里弄房，坐北朝南，南北都有门，独门独户，结构奇特得很，占地很小，像一座炮楼耸立着。里面住的都是外婆的亲眷：底楼住着外婆的妹妹，外婆让郎郎叫她小外婆；二楼住着外婆的另一个妹妹，喜欢自称是小小外婆，但年龄比小外婆大好几岁。小小外婆头顶上秃了一圈，别处的头发却又黑又滑。她时而忧伤，时而又忘掉忧伤。她微微笑着的时候，就不再为秀发脱落而伤心。

外婆住三楼朝南的统间，房间里最大的那只沙发，夜里就成了郎郎的窝。一楼到三楼砌出一块平台，平台上的

亭子间由郎郎的妈妈住着。郎郎情愿搬到亭子间去和妈妈挤，妈妈也糊里糊涂地点过头，但是外婆不肯松口。外婆说，男孩长到十三岁，会有一双贼眼睛，肚皮里冒出坏心思。

外婆的话，郎郎不全懂，但又懵懵懂懂地好像能猜出一点。他羞于在这事上纠缠不清，以免外婆再提。他是个怯懦的男孩。

过了一会儿，外婆两手空空地归来。

“客人走了？”郎郎察看着外婆的脸色，试探地问。

“哪有客人！”外婆泄气地说，“碰到赤佬了。”

“赤佬”在沪语里就是鬼的意思。郎郎听了心惊，忙问：“真碰到赤佬了？”

外婆威严地瞪着他，怪他不会说话。接着，她便催他快点起床，说男孩子不该赖床，醒了就坐起来，才算勤勉。

“那就当我没醒好了，”郎郎说，“我正在说梦话，梦游着呢！”

郎郎说归说，还是一骨碌爬起来，他不想惹麻烦。

外婆还要说。她生郎郎气时，或者生她自己的气时，都要数落郎郎一通。她说男孩从小长了一身懒骨头，长大后就会吃喝玩乐，做败家子。

于是，郎郎愤愤地想：从明天起，每天醒来后偏要悄



悄装睡，还要用力打呼噜，看看谁能识破他正在长懒骨头、做败家子。

这时，第三遍门铃声又响起来。老天，郎郎心跳加快，心里走神地想着：赤佬会是怎么样的呢？

此次，外婆没下楼去，而是奋力攀上几格木梯，登上晒台，俯身从那儿往下张望。少顷，她沉着脸走回来，冷冷地说：“郎郎，最近你在外面结过什么冤家了？”

“没有啊！”郎郎说。

“北门口有个男孩恶作剧，按响门铃就逃。”外婆说，“他不是冲着你来的，莫非是冲着我来的？害人精！”

外婆余怒未消，连说了几个“害人精”。

郎郎辩解了几句，外婆越发生气，说再也不想管郎郎了。她最受不了有人说她断错了事儿。

郎郎的妈妈这时从亭子间走出来，蓬着头，急匆匆地忙着洗漱。她得知郎郎在挨训，有点心疼，悄悄地推他一把，示意他躲开外婆的视线。为什么她一句都不问事情的原委，不像别的妈妈那样为儿子主持公道？她仿佛只是郎郎一个温柔的大姐，而不是生母。

郎郎的妈妈名叫富小芙，长得娇小美丽，但永远像睡意未消，提不起神采来。她记不住换季的衣服放在哪个橱里，记不清郎郎上学期考了几分，出远门时常会迷路，还

三天两头像小孩那样患上喉咙痛。不过，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活，家里的一切都由郎郎的外婆操持得好好的。

外婆替妈妈盛好粥，端到窗台上凉着，关切地说：“小芙，办公室钥匙带了哦？”

外婆围着妈妈转了半圈又说：“戒指呢？你的戒指忘在夜壶箱上了吧？”

妈妈说着“没有啊”，从衣兜里摸出戒指，套上。那个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是爸爸送的。郎郎每次看到妈妈珍惜它就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这礼物是他送的一样。

“哎呀！”妈妈叫出了声，“姆妈，你看。”

原来，那个戒指镶嵌宝石的一个金搭边断裂开来了。

“小芙啊，我给你找个戒指替换戴吧。”外婆说，“搭边一坏，扣不牢宝石，会脱落的。”

妈妈小声说不高兴换，外婆也就不再坚持。妈妈是外婆的独养女儿，那个年代，“独生子女”是很少见的。外婆总小芙、小芙地唤，把她当成小姑娘那么疼惜着、迁就着，好像她才十三岁，应该马马虎虎、懒懒散散、任着性子生活。不过，郎郎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人都只有一个亲妈妈，她不是这样，就会是那样，不是你想要怎样的就能要到的。何况郎郎爱妈妈。对自己所爱的人不满意，他至死都不会说出口。



二

绵羊算命

郎郎背着书包出南大门。他恨恨地瞪一眼北门，心里还为无故挨剋的事火着呢。南门开在楼梯间边上，没安门铃，只是自家人的通道，进进出出就随手锁紧。客人往来，都从北门走。

平吉里人头济济，背书包的学童居多，郎郎飞快地汇入人流。

郎郎家居住的这条里弄就叫平吉里。它历史久远，弄堂里那几十幢小楼房，打造了有六七十年光景。外墙灰蒙蒙的，但楼房的气势和神韵却不减当年，古旧中带有一种不朽的威风。平吉里的里弄宽阔雍容，两边的梧桐树根深叶茂，又干净又阔气。居住在平吉里的人家，大都家底富庶，听说还有个别特别有本事的高人，藏龙卧虎，隐居在

此。要是过年过节，或逢寒暑假，每当这个钟点，这平吉里很冷清，人们都矜持地守在家中，里弄中只有零星几个保姆出门买早点，跑来跑去快跑断了腿，为生计奔波。

“喂！喂！喂！喂！”有人在叫，那一连串“喂”字有点像在试麦克风。

郎郎一回头，见是班里的男生解伟。那人长得矮小，头发一簇簇的，听说还是天然鬃发。天然鬃发听起来优雅别致，求之不得，可长在解伟头上却实在不怎么样，它们一卷一卷地紧贴在头皮上，像那儿正裹着妇女烫发的卷发器。解伟总说，这式样像非洲人的头发。可班里的同学都叫他绵羊。还有女生跟他闹，追着他要拔他的“羊毛”做羊毫笔。

“你也有今天！”解伟没头没脑地说。

“什么意思？”郎郎不解地问。

“没人理你，灰溜溜地一个人去学校。”解伟吸吸鼻子说，“就这个意思！”

郎郎瞥瞥他，没好气地说：“你不也是一个人吗？”

解伟偏了偏他的鬃毛头，耍贫嘴说：“我以为你会样样比我好，不会没人理睬呢！伤心吧？你不像我，我早已习惯了。”

原本，郎郎总与大个子郎思林形影不离。他俩是邻





居，两家虽是两个门牌号，却只隔着一块空地、两堵厚墙，双方还沾了点远房亲戚的关系。班里的好事者沈女见两个姓郎的男生老在一起，就给他们起了个绰号：狼大腿。于是，这难听的绰号成了两个男孩的合称。说也怪，他们俩凑在一块时，别人就这么叫他们。当他们分开时，各自又有别的雅号。

近来，郎郎上学放学独来独往，不是由于“狼大腿”分裂，而是因为郎思林有了自己的专车。

他懒得跟解伟说这些。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全捅出去，女的叫多嘴妇，男的就是多舌夫。何况，这解伟，嘴巴尖尖，喜耍贫嘴，又是全班第一软蛋，虽然成绩拔尖，但仍被人蔑视。

“慢！慢！慢！慢！”解伟叫道，“要明白，我俩刚才是在第十七棵树相逢的。”

“什么第十七棵树？”

“从平吉里弄口的第一棵树数过来，那儿刚好是第十七棵树。”

这算什么！郎郎不再接话，顾自往前走。他觉得解伟有点儿烦人，惹是生非。

走出平吉里，往左一拐，便是一座邮电大楼。再笔直向前，穿过四条横亘的马路，就是学校了。没准郎思林的

专车已经驶过，这会儿该在学校门口候着他了。

解伟涎着脸跟上来，叫道：“停！停！停！停！”还把那四个字叫出节奏，抑扬顿挫。

“凭什么？”郎郎真是不耐烦了。

“第十七棵树是魔法树，”解伟说，“我在树下站过一夜，拜三拜。现在，别人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我看透，像照X光。”

“去你的。”郎郎不理他。这个班里，自称会算命、占卜的人多的是，他们敢自称“小神仙”或者“本女巫”，其实都是冒牌货。

“不信？不信你听着，”解伟说，“你爸爸叫郎孝勇对不对？他在浙江做生意，今晚就乘火车回来探亲。告诉你，他是坐今天晚上七点十分的车！”

郎郎听得一愣一愣的：他爸的确叫郎孝勇，眼下是在浙江做事。爸爸每次回来，几乎都坐晚上七点十分的火车。这个解伟，能够打听到爸爸的姓名这没什么稀奇，可是，爸爸常坐哪一班火车，却只有家里人晓得，不知怎么会让这绵羊破获的。

但是，他竭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晃晃脑，免得绵羊得意忘形，笑出声来。郎郎不喜欢自己的事儿让别人看透。当然，反过来，要是能把别人的秘密握在手上，那是



多么了不起！

郎郎说：“我爸最近不可能回来。他上个月刚回来过。”

“就是今晚回来，坐晚上七点十分的火车，”解伟信誓旦旦地说，“相信我！百分之百，我敢跟你用人头打赌！”

郎郎不知说什么好了，心怦怦乱跳。这时，郎思林驾着他心爱的专车从后面驶来。

被郎思林称为专车的，是一辆专用自行车，新的，购车发票上写着他的大名。郎思林很以此为傲，骑专车时，头往前伸出快一尺长，牛劲十足，很知足哩。

“绵羊！”郎思林跨出长长的右腿，脚尖抵在地上，不客气地对解伟说，“你对郎郎说什么？是说本人的坏话吧？”

“没有啊！”解伟说，“我正忙着给郎郎算命。”

“呜！谅你也不敢惹我。”郎思林看看郎郎，“算命？当真？他算得准吗？”

郎郎没作声，脸微微发烫，心里七上八下的。

郎思林便说：“绵羊，你过来替我算！算好一点，不许把我的命算坏掉！”

解伟摇摇头，说：“算了，算了，到此结束。”

“不行！”郎思林急躁起来，把解伟当胸一推，“马上

算，否则，我的拳头不答应。”

“好吧，好吧！”解伟软弱地说，“我来算……你刚才吃下的生煎馒头，不多不少，十八只，外加两杯牛奶、三根香蕉，还有一碗水饺。太多了，你不怕你家被你吃穷掉吗？”

“他算得准吗？”郎郎推推郎思林。

郎思林冷笑一声，说：“这算什么？不叫算命，叫算命！继续说，不准停！”

“你爸临出门时，裤子前的两个纽扣忘了扣。听说扣子不扣，等于大门忘了锁啊！”解伟狡黠地眨眨眼，缩起脖子笑笑，“最后还是你妈提醒他的。你妈是女的，怎么管男人的事！哎呀呀，真是郎家的大丑闻呵。”

“胡说！”郎思林恼怒地按下解伟的脑袋，比比画画地说，“掌嘴！”

正在这时，冒出件蹊跷的事：郎郎看见外婆尾随而来。郎思林见来了大人，识相地松开了手，低声说：“呜！绵羊！这个掌嘴先存着。利息照算！”

外婆盯住解伟，细细打量。她腰板挺着，头向后微仰，那姿势就像有人在推她的脊背，而她正使劲拗着一股劲。郎郎不懂外婆怎会来此地。他出门那会儿，看见她在晒台上健身，正走着古怪的反步：就是一步一步朝后退，





直退到墙根，像正面有歹徒逼近过来似的。

解伟极不自然地讪笑着，伸出细细的食指在鼻尖上抹过，然后将鬓毛头一低，走人了。

“那人是谁？”外婆察看着郎郎的表情。

“绵羊！”郎郎说。

外婆不高兴地说：“老老实实说话！”

“是同学。”郎郎觉得在外婆面前，昂着的头常常会低下去几分，好口才也会变笨拙，说话结结巴巴的，“是，是叫解伟。怎么了？”

“还能怎么！”外婆没好气地说，“害人精。”

郎郎暗自生外婆的气，她没完没了地抢白他，老像是在嫌他。他真怀疑，外婆是看妈妈的面子才收留他的。唉，别人的外婆都有些老糊涂，面慈心软，把外孙当皇帝一样。他看外婆气急败坏的模样，又有点不忍心。她毕竟是自己家的人，还是个女的，虽然又老又精明，可他还想护着她。

“真是绵羊按门铃搞恶作剧？”郎郎问，“我不饶他。”

外婆抽身而去，还“哼”了一声。她为什么不明白他的好意？他被晾在那儿，眼眶都热烫起来，差点哭出来。他张嘴“啊呜啊呜”吸了几口气，又把气吐出来。感觉好